

鸚鵡緣上冊

Alexandre Dumas 原著

閩縣林紓 同譯

侯官王慶通 同譯

第一章

人果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中。五月月明時。同阿司慕帝。狂奔於人家之屋頂。彼阿司慕帝必能役使魘鬼。令人觀聖予沙格街左。破屋中情事矣。此屋似一贅疣。生於人之額上者。屋中有綠玻璃窗長閉。如人之眼皮。方冬則閉。交春始開。夏中窗開。承受天中之空氣。窗外列玉簪花數盆。或玫瑰花。列於晒小兒禪之竿下。此禪唯禮拜日始一著者。日光之來。如常至之客。旣開其窗外之花。且

乾其竿上之禪。此屋有絳蠟作燈者。熒熒於樓心。屋至褊小。居之輒生肺病。中有一榻。黑影翳其半。其中臥一小婦。以首枕臂。如鳥納喙於翼間者。此婦似得豔夢。夢中至樂。一醒旋空者。尤有一少年。隅坐榻沿。以臂支枕。眼睛與鬢髮均作黑色。貌尙清奇。唯色作慘白耳。二目注射。此釀睡之美人。未嘗他瞬顧。狀似挾愁苦之懷。而此少婦又非沈懶其睡。至酣且靜。然此少年殊愁煩殆外。形無簪弁在心也。凡樓中之陳設。皆敝窳而土壁。尤汚似經無數人流。寓而去者。窗奩至黑白蔽日光。而床幔亦積垢莫澣。有圓式之案。其上置燭奴。然殘燭零星之紙雜瓦器。而陳尤有蔽鏡之框黯黯。作赭色。懸諸櫨檜之上。其上置水瓶及玻璃。有小盆花分置左右。此少年坐守。至二旬鐘矣。此少年在萬愁百感中。歷歷思索。竟無

策自救。遂生最終之謀。畫舉將來。希望一一隨其淚珠同落悲慘之狀。如同懺悔靜默之狀。如同祈禱。見者知其心苦。且知其後來之苦。方未央也。此時樓之內外。寂然如無人。忽有鐘聲。自遠而近。此少年聞聲。駭然立時。止其愁煩。則徐步近於圓案之側。坐於案次。以目注視其妻。遂執筆作書。書曰。方吾作書時。汝尚酣睡。以天主愛爾。故以喜悅之夢賜爾。並不示爾以凶徵。汝今當忍受天主意。天主蓋命令予行所必行之事。嗟夫魯意。汝亦知我愛爾之意乎。汝當知爾爲吾妻時。吾日夕夢想圖爾之幸福。勿論目下。暨於將來。然最有幸福之日。卽爲生兒之日。今其子尙存者。則當備受人間之苦。乃天主加憐。拾而歸之帝居。汝當知不幸之事一至。吾竭吾男子之力。與之博戰。初以爲偶爾相乘。乃不知直爲吾。

生之陷。穿今茲。顧力盡矣。吾身爲此。重大之擔。荷壓抑。至於委頓。不起矣。今當還我生命。付之天主。然爾目中視我之生命。寶貴無倫。乃我自視其不幸。不能不棄之如遺。今當未了之前。往往尋思已往之迹。猶記當時天主以爾之美色。悅我之心。以爾之愛情。亂我之心。方余二人同夢繁華。今則宜痛絕此念。勿再妄想矣。爾憶否。我二人同在吾母膝前。傾談至於夜半。今吾母已作長眠之人。吾視死不驚。行事磊然無悔。設我但一身在。困不與心愛之人同命。且吾苦不復累及同命之人。則吾尙可迨其一死。魯意聽之。汝妙年美麗。蓄其愛情。雖茹苦含辛。不形詞色。時時以笑靨向我。我則知爾悲不自勝也。吾惟知爾之悲。輒終夕不寐。不得已始出此下策。亦知吾之窮困。令爾蒙耻。方我逐日籌畫。無策自全。時有人。

干爾爲不潔之行汝矢貞又諱而不言防言之適以臻吾愧吾魯意聽之吾將逝矣吾一死則爾之幸福過來切勿過悲當自堅鎮天下之死苦乃須臾吾何妨忍須臾爲爾圖幸福也爾後必得同心之侶易爾夫舊姓襲以新名坐享富貴至於外議啧啧必謂我貧薄不自聊賴媿而自戕爾當聽之向後爾心但長憶吾身勿忘代吾祈禱果天主怒而罰我想一聞爾虔誠之禱亦當少加公道於吾身昨日吾至殤子之墳墳爲樹陰所蔽果在隆冬者吾尙不敢爲此自決之事以春光甫過新愛方來百凡景象維新足以行樂余在墳上時幾忘淚珠洗面之日似靈魂中萌一堅確之思想非死莫可者吾祈禱於墳次甚久凡人有痛哭之情非訴之墳中人不能自釋蓋墳之容人訴苦賢於教堂旣不資彼神甫亦不借

聖經及香燭之屬。蓋墳上有花有鳥足以助我禱告。上蒼吾旣別兒墳。遂謁母塚。嗟夫。吾母當吾快樂之時。乃負心不念墳台。及痛苦之時。則又恍惚不之加意。久久不檢。遂爲殘雪所侵。然天主恩深。迨春爲埽。其雪綴紅綠之花草而樹陰亦來翳。彼炎光似小兒在搖床之中。蓋墳台卽天主之搖床也。想吾死後人必納我於溝壑。吾亦不求於爾之收吾骨。但望爾時時有此兩墳果有幸福者。則成名花於窀穸之上。果不如意。尤當至此乞其慰藉。爾躬凡已死之人。聞世界之人至而祈禱。則靈魂必安。吾在墳前。尤思及當年之事。天地間物無變動。而人之命運則否。此種玉簪之花。吾把而祈禱。回憶二十年前。吾把此花結爲花球。上之吾母。其香色與此同也。不寧惟是花香。鳥語及絢麗之陽光。一一如昨。吾將往就。

冥冥之長夜矣。想吾母妙年合吾小掌。教以祈禱。且拍之使眠。以母氏之帷幔。蓋吾搖床。明日醒而親之以吻。旣爲着衣。並使我長日嬉戲。引我戲於幼稚之園。萬不料後此必有一日。吾悉舉吾母動心忍性之工程。一一委之於荒莽。吾今爲最終之時。百凡皆憶。尤思及大母。鬢髮尙憶。與人鬥葉子。吾往來奔走於案下。已而睡諸吾母之膝上。家之園丁。曾負我於背。有時試引其車。及漸長。見吾母哭泣。方知其爲淚。又見余名書之墓碑。始悟已爲無父之孤。此少年書。至此時。淚落如綆。萬不能止。然淚漫其瞳。如厚奩。則忍其聲。吻拭而去。之防爲睡妻所聞。而鐘已動。至一點。有半少年迴首。視其妻。復續書其下曰。想爾得吾書時。吾已不生。然吾思一死。必在名勝之區。以名勝之區。必爲天主所接臨。人必將吾尸納諸。

陳戶之場爾當至彼認取吾戶旣不能以錢購取墳地但聽其所爲可也汝且放懷凡人縱至廣漠之鄉有日必能相見縱使竭爾愛情不知吾之所在但悉心祈禱即可遇我靈魂今萬分別矣今將赴森林中覓得一祕密之地藉彼綠縛爲我戶茵吾手槍之聲一發鳥必驚飛然萬事已矣嗟夫魯意此爲末日之親吻與爾敍別圖再相見之期太司當啟太司當書後立起啓手槍之匣檢出二槍每槍咸納一子轉其機關其聲至緩且微而其妻已微驚而轉側太司當大驚卽藏其槍於身後而其妻仍睡太司當欲爲末次之親吻卽緣近其前方以唇就額又防其醒而復止則凝立其前吸取其鼻息魯意睡時極酣幾使太司當忘其痛苦且並忘其就死之路然四顧後而悲慘復萌卽微語曰勢逼我也著衣後復

至案上疊其書。乃納手槍於衣囊中。跪諸榻前。親其衾角。蓋不敢。
親其妻。防警醒也。執燭行過夾室。置燭於玻璃窗之內。令燭光外。
射。庶迴頭仰望。樓窗雖遠。猶及見之。復以耳附壁。聽其妻鼻息。沈。
沈無聲。遂啓樓門。忽驚醒。鸚哥發聲而唱。鸚哥蓋其母所遺者。歌。
曰。黃金令人生妄想。此曲爲太司當盛時所教。今則貧薄。無一錢。
矣。何論於金。然鸚哥之歌。乃恰切於此時之事。太司當忍淚就其。
前。以手弄之。俾勿聲。以警魯意。復返手闔其扉。徐下梯級。微叩闔。
者之扉。闔者於睡夢間引門繩。門遂開。乃不知此出者永不復入。
也。太司當行次。引領望其窗。燭光尙熒熒然。太司當且行。且觀久。
乃不見太司。當復反再觀。窗燭可一秒鐘。於是決然力趨而去。鐘。
鳴已二下矣。

第二章

太司當雖於書中備述往事。然尙有漏而不書者。或其事爲夫婦所同悉。乃不更書。然魯意亦有窮促之時。亦思自裁。既而又念太司當憂之過深。不能遽爾拋撇。故亦容忍而不卽引決。而太司當之視死又不能如魯意之迴旋而再思。此種剛決原欲造魯意後來之幸福。實則半出於自私。凡男子之性質。雖忠樸不欺。終不能如女子天然之鍾情。一無所雜。方天主創造男子女子模範時。而烏意。埃聖母之茹苦。含淒較耶。耶穌爲酷。耶穌固有天主之德。行使僅受聖母苦。况之半。或亦變節。而不能自終。魯意亦有飢疲。而不能睡。之時。想欲引決。顧所思者。實不專爲己一人。蓋亦欲分之。太司當以爲夫婦同盡。雖苦不可堪。然於終極處。畢命同歸。亦是情。

中之一樂境。因張其溫柔之眼。注視其夫。於不言中。冀同歸盡。而太司當不悟。但抱之膝上。與之同悲。魯意忽悟。太司當旣不計及。於死。或別有所冀。則亦聽之。方太司當初至巴黎時。非有所希冀。但思餬口之計。此時雖未充裕。而日食亦頗自如。其父逝時。曾留薄產與其母。並留一小屋。授太司當。故雖羈旅巴黎。尙與諸少年同等。無復窘迫之時。一日方尋樂間。忽遇一貧家貞女。美而多情。適與之遇。此女貞潔無倫。婀娜而含剛健。使太司當不敢萌其邪淫之心。女本村居。與太司當之母鄰毗。女依叔母而居。初無他人。家旣寒微。幸尙清白。清白卽其父所遺之產。女恃之以生。太司當初爲芳鄰。久成膩友。又久則延至其母之居。太司當遂忘巴黎。且醫學堂中暑假。可兩月之久。太司當心戀美人。遂不復歸巴黎。

日與魯意同至巴黎。遂成夫婦。再遷其居。復入學堂。得醫學生文憑而歸。然心愛魯意。深入肌骨。竟不能爲晷刻之離。亦不能至醫院。奏鑾以圖食。魯意亦屢屢諷以治。生太司當。但漫應之。此時食用。尚足自給。仍母產也。魯意見其長閒。不復促之外出者。則以爲旦夕纏綿。此實愛情之實據。如是者二年。母病漸漸懸綴。太司當及魯意同至倭。母已中風。不語。太司當出其所。長力與病格。支柱可二日。二日中。魯意動息不離。母榻偶出。卽至教堂。長跽伸禱。然天主乃靳其幸福。不與。明夜母夫人死。遂舍其子婦。一瞑勿視。夫婦於此二年中。雙宿雙飛。樂乃無極。及母喪在殯。方始痛哭。二人遂同至教堂。前此二年。結婚之禮屬此神甫。今茲超荐亡者。亦此神甫司之。是日與喪之人。均當時賀客。則易。當。悅。之。顏色爲懊。

喪。卽貧薄之人。列坐堂階。亦無敢向此蒙喪之人陳乞。喪禮既竟。二人同歸小屋。覩其遺迹。似其母委化之形。作大聲之迴響者。逐日愴楚之情。乃匪語言所罄。二人在痛苦中。遂作計伏蟄是間。不復謀歸巴黎。凡人思慕之情。必長嚮。遺迹中。日加追摹。則漸漸成爲習慣。其始至不可堪。幸不久。卽視爲尋常之物。悲梗亦從而漸釋。天下固有至奇之事。爲人不可解者。譬如人遇大痛苦之事。如臨大喪。寸心亦爲之不寧。異日卽於此屋中。加以綵絢賓客歌舞。紛集其中。而吾心亦頓忘前事。不期隨之而生喜樂之容。似枯樹當春。而榮竟忘雪霰。紛集杈枒。不堪屬目者。此等事。特人類本然之性質。人恒言。凡人往往爲痛楚而逝。乃不知我之死期去痛楚。乃逾遠也。太司當。卽爲其人。太司當悲母之亡。幾不欲生久之。乃

爲一事所奪。則魯意生子矣。子方數月。肥碩可愛。方其母死時。悉其所有。付之太司當。太司當因是頗能自活。太司當乃不任事。但圖坐食。須知禍不單行。此小屋經第二次之喪矣。甫生之子。忽遘異疾。而太司當技薄。竟不能起死而迴。其生夫婦二人。悼其殤子。幾發狂易。天下不幸之事。一入人之命宮。則縱步而至不留餘地。此時淚眼將枯。而大禍復肇。微產寄之銀行。銀行無因倒閉。所餘者僅此小屋矣。太司當悉貨其家具。欲仍留居。因憶及一身。固有微長。足以自贍。並足以贍魯意。蓋太司當之爲人。能普通之學。亦習圖畫。然但解草圖。旣解音樂。但能成一二調。欲以是售人。則非力學不可。今旣無時治學急切。當圖贍家。因是不能究心於學問。至於醫學。一節經此二喪。知萬不能出。而售世仔細思維。必須得。

一執業長日不離魯意然而難矣。讀吾書者當知太司當雖出其死力與貧相觴然餘囊已逐日而盡。其始售寶石繼而售銀器最後不能不售其屋夫婦抱哭久之。是夕太司當曰幸吾母及子尙有窀穸之安吾二人不至並售其墓念母思子長夜同悲至於達旦。明日二人同至墓下徘徊辭謝始至巴黎賃四層樓上而居新居雖小不能不置几案床榻。魯意雖極力止之而太司當終體魯意之心不欲使之窮窘然魯意惜財之心淡於傷子雖長夜悲啼而明日起時尙能以巧笑對其夫子蓋知太司當聞其笑聲心即怡悅也。太司當一日忽爲報館主人招其襄事太司當本其悲慘之念發爲文章而觀者動色此報紙每張竟賣至三數太司當得錢則饔飧有賴不愁飢矣顧文字之動人終有枯竭之時而日食

之費。其耗乃過於賣文之值數月以後不能更居四層遂徙五層。又不已則遷入附樓之屋如鳥巢者是也。以上所叙卽太司當草草之生傳余筆今將隨太司當之步履而趨此次之出蓋爲太司當終局矣。

第三章

太司當行處經無數寂靜之石步入水亡身爲事亦便然平日解游入水決不能死時街上人居窗戶皆閉星光已淡道上煤燈亦黯黯無色河水深黑如墨太司當行過陳尸之場一見卽心血如沸趣步若飛亦不計去此尸場雖速就死地亦正非緩太司當此時已近森林而柵門尙嚴閉不開太司當在勢宜自盡於柵外乃不知垂死之人固有定計計必在森林最盛之中四周緣縛禽聲